唐弢与鲁迅藏书的保护

□葛 涛

众所周知，唐弢为保护鲁迅的藏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1944年受郑振铎的委托与友人刘哲民一起从上海到达北平，成功的劝说朱安女士放弃了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从而使鲁迅的藏书不至散失，为中华民族保护下来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唐弢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恰恰就是肩负郑振铎的委托赴北平成功的保护了鲁迅的藏书。从保存在鲁迅博物馆库房中的唐弢和朱安女士的几封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唐弢为此事所付出的努力。

唐弢与刘哲民在1934年10月12日从上海到达北平，然后就在“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八、十九六天，穿梭似的出入各书铺，十四、十六两次到北京(平)图书馆访宋紫佩，十五日清晨八时访赵万里，谈的都是鲁迅藏书出售的问题”(唐弢《〈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14日傍晚，唐弢和刘哲民在宋紫佩的陪同下到西三条拜访朱安，通过介绍上海出版鲁迅全集的情况，许广平中断朱安生活费的原因，特别是海婴的近况，成功的消除了朱安对许广平的误解，并打消了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唐弢顺利完成保护鲁迅藏书的任务之后在10月21日离开北平返沪，24日到上海后就和许广平等人会面告知朱安的近况，并在10月30日致函朱安告知许广平不仅已经承诺按月汇寄朱安的生活费，而且已经汇出了一笔款，最后又再次请朱安谅解许广平的困难。

周太太赐鉴：

违别以来，于廿四日抵申，以与诸友好及许先生晤谈，许先生表示力所能及，定当设法汇转并于晚抵申前(十月十八日)由邮局汇出储币五千元合联票九百元，此为邮局限汇之最高额，北平经济情形，业经详细转告许先生，许先生深为关切，表示今后愿按月汇转此数，设有收不到时，请来函通知晚为荷。许先生原拟早日汇出此款，惟因误于受托人，致稽延时日，并此转留，三先生于十九日另有一函转上，想可与汇款同时收到矣。沪平家属，原系一体，过去因道路遥远，不免有隔膜之处，但愿早日太平，大先生遗物，能毫不散失，此不特周氏家属之幸，亦许多朋友所盼望者也。专此顺颂大安！

晚唐弢上
十月卅日

如许先生经济困难，万一不能续汇时，当由在沪友人设法汇上，诸祈释念又及。

1945年1月7日，唐弢致函朱安告知许广平汇款因南北汇兑不畅的原因而拖延，并请她查收许广平新近的一笔汇款。

周太太赐鉴：

迩来沪平汇兑以年底关系，多方不通，日昨许先生来找我，经设法后，换得中孚银行支票字第三二五四三九号壹支，计联银叁千五百零捌元柒角柒分，(票合储币贰万元)上有横线两条，收到后请托宋先生设法一提，并乞赐复为幸。匆匆并颂冬安！

晚唐弢上
一月七日

此后，唐弢致函朱安希望抄录鲁迅藏书的目录，但此信已遗失。唐弢收到朱安同意抄录鲁迅藏书的目录之后，又在3月19日致函朱安表示感谢，并详细介绍许广平的经济困难，请朱安谅解，最后又个人汇给朱安一千元帮助朱安维持生活，从而兑现了他在1944年10月30日致朱安书信中的承诺。

周太太赐鉴：

惠示敬悉，许先生委汇款项，如数收到，曷胜欣慰。周先生遗书目录承允著手钞掷，敬为学术及研究周先生著作者致深切谢意。至平地生活费用日涨，自在意料之中，按月津贴，应予提高，亦属情理之常，惟晚一时不便向许先生提起，此无他故，实缘晚深知许先生近来生活至为拮据，上海情形，平地日报上当亦略有记载，人口在疏散中，书籍之类，无人问津，文化人毫无出路，而海婴又时有小恙。不得已，由晚个人汇上壹千元，聊兹贴补，稍后可得缓设法，支票仍可托宋先生向中孚兑现，些小之数，幸勿间哂，便中并乞赐复为荷。专此顺祝春祺。

晚　唐弢上
三月十九日

朱安收到此信之后，托人代笔给唐弢回信，不仅表达了她对许广平、周海婴母子的挂念，而且也表达了她对唐弢成功调解鲁迅在平沪家属之间的矛盾的感谢。

唐先生大鉴：

昨接手书，并蒙惠寄北京钞币一千元，已托宋先生往取，愧不敢承，即请宋先生先作抄录书目之用。钟承关注感谢。值世乱年荒，吃饭难者，于斯益极。许女士居沪，海婴多病，消资量大，度日维艰。诚然未识作何支持，颇为念虑，深冀和平实现，或能脱离苦海也。氏但能消耗，而生产无力，怅恐莫名，困苦情况，惟个中人自知，实不足为外人道。

承先生顾念先夫旧谊，多方调停，多方爱护，身受知感，良非笔墨所能罄，惟有铭感五中，容图后谢耳。此复敬颂

台　绥
周朱氏拜启

唐弢在4月23日再次致函朱安，告知因南北汇兑不便只好托友人先行垫付朱安的生活费，并详细介绍许广平、周海婴母子生活困顿的近况，希望许广平和朱安都能体谅彼此的生活困难，最后对于朱安感谢他调停鲁迅在平沪家属之间的矛盾表示不敢当。

周太太赐鉴：

惠书敬悉。前寄千元，知已收到，良以为慰。书目如在平抄写麻烦，请寄至晚处，当留钞一份，再将原目录寄还，不知尊意如何？北平生活日艰，晚所深悉，许先生闻之，亦极关心，鉴于沪平汇兑不便，欲多寄数月用款，以便早为打算，但筹款甚觉不易，经许先生与晚商酌结果，决定先由刘先生(即前与晚同来趋谒者)垫款，汇奉平币一万元，中孚支票第375750号壹支，随函附上，收到后请仍按前次办法托人代领，并乞当即示复，以释下念。此款由刘先生垫付，将来再由许先生陆续拨还，请勿远念。海婴以天气转暖，渐见康复，沪上生活，近来一涨再涨，许先生于年初起，已将所雇女佣辞去，母子两人，相依为活。晚得便常往拜访，亦常以周太太在平生活之清苦情形相告，彼此同命，自应相惜。在晚不过以沪平实际情形，就所目睹，代为转达，使彼此互相了解，以慰鲁迅先生于地下而已。调停云云，实不敢当。敬复，顺颂近安！

晚唐弢上
四月廿三日

6月5日，唐弢再次致函朱安，告知因南北之间汇款的困难而托北平的友人先垫付一笔款给朱安作为生活费，并介绍许广平筹款的困难以及海婴的身体逐渐康复，请朱安释念。

周太太赐鉴：

前接宋先生来函，得悉汇上万元，早已收到，至堪欣慰。自此款寄出后，沪平汇款，不久即生障碍，而后如何，颇难逆料。晚为此奔走数日，毫无眉目，中孚银行方面，亦称无头寸可套。许先生尤感心焦。经再三商量，已托吴性栽先生由平划上一笔，款项颇巨，收到后请即以详细数目见示，以便与前途算账。寄此巨款，乃因后此汇兑阻碍尚多，恐一时无法汇出，故请预为打算，以渡此苦难时期。在许先生确已费尽心力，此点谅蒙鉴及。款当由吴先生送至府上，请将联银数见告，以便折买储票，设法结清。上海生活大涨，应付弥难，海婴弟近曾患伤寒，在家休养，日来已转痊，渐勿念！

草上，顺颂大安！

晚唐弢　叩
六月五日

6月16日，唐弢得到已经被日军宪兵队逮捕的柯灵托人带出的宪兵队也准备逮捕他的口信，离家外出避难。即使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仍然挂念朱安的情况，当天还致函朱安告知将由何海生送去一部分生活费(此信没有保存下来)。朱安收到此信后，托人代笔致函唐弢告知收到了生活费，介绍了自己的病况，并表达了对许广平和唐弢的感谢。

唐先生台鉴：

本月十六日接奉航快，敬悉种种。至十八日由何海生君送来准备钞币支票一张计四万元。贵在何君常来，一面将款取回，略买米盐煤炭，以资日用，而免被高价剥削。但近日因北粮南运，米面价格已涨起四五倍之谱，其他百物，亦无不同时高涨，当在有涨无已时也，所预大部份之款，现存商号，收取利息，以资贴补零用。氏于上月二十九日吐血三口，因西医太昂，不敢问津，但请知中医之亲戚，义务治疗，服中药五六剂，与服丸药，现在血已止病见好，唯胃仍不甚开，气力太少。只须略能支持，实不愿多吃药，多花钱也。氏本一老朽废物，耗资大量财物，累及先生与许女士多方张罗多方爱护，人非草木，身受知感，只以报答未由，惟有益加刻苦，益加节俭，以期仰答厚谊，于是乎对得起海婴，即先夫有知亦必含笑于地下矣。海婴大约病已痊愈，早占白药之庆，托为代向许女士道谢，嘱海婴格外保重。余惟藏之五内，俟后会有期，再图晤谢。奉复，敬颂台绥。

周朱氏启
六月　日

8月15日，抗战胜利，北平和上海的通信逐渐恢复，但是汇兑仍然困难。唐弢此后还致函朱安表达慰问，并告知汇款的消息，但此信不存，具体时间不详。朱安收到此信之后就致函唐弢，诉说物价飞涨之后的生活困难，希望唐弢转告许广平尽快多汇寄一些生活费。

唐先生大鉴：

前承存问，并先后兑掷生活之费，俾得苟延残生，中心感怀，莫可名言。本拟将大部份存商生息，以为长久之计，讵期物价飞腾，币钞恐慌，于忧该庄远景，不敢代存，因恐物价更涨，即径购买煤球火炭米盐杂粮等物，作三四月之储备，截至和平实现之前，即已妙手空空，维时交通梗阻，邮便问鸿，惟有变卖衣饰，维持身前。现在物价迭而后涨，日用杂买，亦颇不资，传闻上海亦未安定，北平情形，报端屡有记载，想先生早在问答中也。氏素乏交游，二三戚族，又自顾不遑，告贷无门，向承先生，代为设法，迅赐接济，氏但祈粗衣淡饭，得以维持生命，于愿已足，决无其他奢望，格外求盈，使祈报答许女士厚幸之意。并躬赐复为荷。特此奉达，敬颂台绥。

周朱氏裣衽

大约是因为朱安没有及时收到许广平托人转交的生活费，而物价狂涨，生活的压力巨大，所以朱安又在11月20日左右再次致函唐弢希望知道许广平是否还能汇兑生活费。

唐先生台鉴：

……因氏近来感受生活威胁，已将衣饰变卖垫用。物价仍在狂涨，素手实难支持，务恳我公顾念先夫生前清白自持之志，垂怜未亡人困苦无依，代与许女士迅筹接济，俾得维持残生。氏亦非无耻不自爱者，已将古稀之年，老而不死，毫无生活能力，尚需摇尾乞怜，清夜自思，深滋愧赧。还祈见谅，不胜拜祷。惟是沪上物价更高，生计亦艰，如实未能援手，亦乞见复，以便早日为谋。盖天寒日暮，时艰益急，势不变坐以待毙也。特此奉商，敬颂台绥，　鹤候惠书。

周朱氏启

唐弢因为母亲生病，事务繁忙，所以没有直接给朱安回信，并把朱安的这封信转寄给许广平，希望许广平能设法尽快汇款以维持朱安的生活。从周海婴在1945年11月30日致朱安的信中可以看出，唐弢此前已经把朱安急需钱用的信息转告了许广平，所以许广平才设法筹款托人带给朱安。

另外，朱安在11月20日左右发出给唐弢的信不久就收到了许广平托人转交的两笔汇款，她可能是因为没有收到唐弢的回信，和唐弢失去了通讯联系(朱安在1946年1月13日致周海婴的书信中就询问唐弢是否在上海，并提到唐弢汇款一千元是否是抄录鲁迅藏书目录的费用的事情，可见两人已经失去了通讯联系)，所以朱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只好直接写信给周海婴，她在11月24日及27日两次致函周海婴告知收到许广平托人带来的生活费，并让周海婴转达她生活苦难的情况，请许广平继续设法汇款。朱安收到周海婴在11月30日的来信之后，和周海婴建立了通讯联系，此后又多次致函周海婴请海婴向许广平转达她的生活困难情况，并让许广平设法汇寄生活费。周海婴也逐渐承担起此前唐弢承担的朱安和许广平之间中间联系人的角色，由此，朱安和周海婴，不久又和许广平建立了直接的通讯关系。朱安陆续得到许广平转寄的生活费维持了基本的生活，不再考虑出售鲁迅藏书，和许广平一起共同保护鲁迅的遗物。

可以说，是唐弢运用他的智慧较为圆满地化解了朱安和许广平的矛盾，从而保护了鲁迅藏书不至散失，这不仅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也是他对鲁迅的最好的纪念。

唐弢的藏书

□于润琦

近现代有几位大藏书家，一位是长乐郑氏（西谛），一位是芜湖钱氏（阿英）、一位是绥中吴氏（晓铃）、一位是镇海唐氏（晦庵）。郑振铎以藏宋明善本见长（书捐国图），后有《西谛书目》行世；钱杏邨以收藏晚清小说戏曲见长（书捐家乡芜湖），著有《晚清戏曲小说目》；吴晓玲以藏明清戏曲小说善本见长（书捐首图）；唐弢则以收藏期刊及现代作家著作珍本闻名（书捐现代文学馆）。他们穷毕生之心力，藏书数万卷，尽收海内外珍本，堪列我国大收藏家之伍。为我国的藏书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唐弢的藏书，巴金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馆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唐弢藏书的数量虽然不及馆藏总量的八分之一，但其质量远胜其他文库的藏书。我们曾对唐弢藏书进行了一年多的著录整理，结果证实巴老的话千真万确。

难得一见的珍稀本

唐弢的藏书有两大特色：珍稀本、签名本。其一就是为人称道的珍稀本。这些珍稀本，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珍本，更为一些藏书爱好者垂涎。

唐弢文库的藏书共有平装图书23000余册；线装书2000余册，600余种外文图书（含日、法、英、俄文）；期刊近2000种。其中毛口书1300余册；签名本600余册；初版本1500余册（1937年以前）；珍惜本600余册。

《晦庵书话》中提及的百余种珍稀本。

比如：《域外小说集》（一、二册）。32开。显克微支等著。周氏兄弟译。1906年2~6月出版。初版。毛口。钤唐弢藏书印。此书只印40部。

《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著。（1—18册）48开，1905年出版。世界繁华报本。钤马长魁印、马氏第堂长魁藏书章。此本为《官场现形记》的最早版本。

《老残游记》（一、二册）刘鹗著。32开。1907年5月出版。神州日报社本。为此书早期重要的版本之一。钤家璨、晦庵唐弢藏书印。

此外还有《月界旅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地底旅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演论》（光绪辛丑，1901）、《巴黎茶花女遗事》（光绪辛丑，1901）、《经国美谈》（光绪二十八年，1902）、《雪中海》（上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迎因小传》（光绪二十九年，1903）《俄国情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瓜分惨祸预言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译昕夕闲谈》（上下）（光绪三十年，1904）、《海天鸿雪记》（光绪甲辰，1904）《十五小豪杰》（光绪三十年，1904）、《黑奴吁天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女娲石》（光绪三十三年，1907）、《黄帝魂》（宣统元年，1909）、《惨世界》（宣统二年，1910）。

此外还有邹容的《革命军》、周树人的《生理讲义》及《中国矿产志》（油印本）、《中国小说史》（线装讲义，初稿本）、《史家对小说之论录》（线装本），《会稽郡故书杂集》（线装）、《韩国三十年史》（非卖品）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本，有的是海内外孤本。

以上是晚清时期的珍稀本。民国时期也有不少珍本。

诸如：《引玉集》（1934年）、《凯绥珂勒惠文版画选集》（1936年、共印103本，此书为第72本）、《使命》（李健吾著，1940年，有禁发章）、《热风》（1927年初版）、《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著，1924年初版）、《西还》（1924年初版，俞平伯赠叶圣陶本）、《玉君》（杨振声著，民国十六年初版）、《遥夜闺思引》（民国三十七年初版，共印100本）、《百喻经》（民国三年）、《海盗船》（民国二十三年、自费印书）、《月夜》（川岛著 1924年初版）、《竹林的故事》（冯文炳著，1925年，绝版）、《灵海潮汐》（庐隐著，1931年初版）、《茶杯里的风波》（彭家煌著，1928年初版）、《草原故事》（巴仝译，1931年，马来西亚本、难得一见）等等。

以上珍本的版本价值，《晦庵书话》中都有详实的文字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独此一家的签名本

施蛰存先生对藏书者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逛旧书店是爱好书籍的知识分子的‘癖好’。由于手头拮据，想以廉价买得一些需要的书，他不去新书店而去旧书店。为了访求一些新书店里没有的书，他到旧书店里去碰机会——单纯的为了爱好书籍，丰富自己的书库，他到旧书店里去物色古本、善本、珍本。”（《旧书店》，载《随笔丛刊》第6集，1980年）

唐弢当然是施蛰存所说的有大“癖好”的藏书者，他以收藏新文学版本的精神为世人称道。名家图书的签名本并不少见，在一些藏书人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上几本。但在一人手中，拥有如此之多，如此之重的签名本，却十分罕见。收藏众多名家的签名本是唐弢藏书的又一大特色。

唐弢藏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重要作品版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几乎全有，而同一部作品的各种版本也多有收藏。唐弢的藏书可谓“精、足、早”，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学版本第一大藏书家。

据不完全统计，唐弢所藏的近600种签名本中有他人的赠与，也有自己的收藏。仅赠与唐弢签名本的就有巴金、茅盾、戈宝权、施蛰存、黄裳、钱锺书、楼适夷、郑振铎、夏衍、张天翼、叶圣陶、曹禺、丁玲、赵家璧、骆宾基、傅雷、阿英、姚雪垠、柯灵、辛笛、许杰、华铃、曾克、周黎庵等上百位知名作家。

收藏其他人的签名本：有刘半农赠孔德学校的《扬鞭集》，汪静之赠周作人的《寂寞的国》，梁实秋赠萧公权的《骂人的艺术》，曾朴、（曾）虚白赠张若谷的《肉与死》，王礼锡赠屈武的《去国草》，萧三赠元任的《萧三的诗》，田间赠柳倩的《未名集》，李鲁人赠吴文藻、冰心的《我们的手》，臧克家赠茅盾的《国旗飘在雅雀尖》，阿英赠叶圣陶的《桃花源》，朱维基、芳馆赠林微音的《水仙》，以及周作人《药味集》、茅盾《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自签本。这些签名本虽然不是直接赠给唐弢的，也是新文学十分珍贵的版本，是唐弢的重点收藏。

这些签名本既见证着作家间的深情厚谊，也见证了一位藏书家几十年的辛劳。

最早赠唐弢的签名本要数阿英的《桃花源》。该书的出版时间是1938年12月，阿英的签赠时间是“十二月十五日”，相隔时间很短，表明此书刚一出版旋即赠与唐弢，可见二位的友情之笃。阿英与唐弢都是现代藏书大家，只是收藏有所侧重。阿英重在晚清，先生意在新文学，二位对书籍的偏爱则是“心有灵犀”。阿英手中定会有唐弢著作的签名本。

这里还要提及两位赠书者：一是巴金，一是楼适夷。这两位作家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著译之作都赠给了唐弢。囿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两人的签名本上涉20世纪40年代初（巴金签名的是《憩园》，楼适夷签名的是《人间》），最晚的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这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真挚友谊，实在难能可贵。书籍是沟通作家与藏书家心灵的纽带，哪里会有比彼此互赠自己的作品更让人心怡的事情呢？

签名本还见证着作家的人格，谦虚谨慎是他们的美德。九叶诗人之一的杭约赫在自己的诗集《火烧的城》的扉页上写道：“这是一本写得蹩脚，也印得蹩脚的小书，也只有厚着脸送给朋友们来讨教了，不久也许能会有一个字符较标准和字体较标准的小册子出版，来弥补这次由于匆忙和懒惰所给与朋友们的眼睛的灾难”。其实，此时的作者早已是一位很知名的诗人了。

周国振在自己译的《亚洲之战》一书中的扉页上写道：“唐弢先生惠存：本书乃晚子四年来第一次重行执笔之译作。兹特奉上一册，以博一笑。本书因出版人屡加催促，乃忙中抽闲于两星期内赶译，急就之章，未加校对，匆促付印，错误之多，在所难免。尚希先生予以指正。晚国振敬赠　三十五年元旦”。

当时艰苦的生存条件，作家们既要忙于生计，又要进行创作，其困难可想而知；但他们严于律己，谦逊为人。简短的文字，见证着中国作家的人格，见证着中国诗人的良心。

孙玉石老师曾谈唐弢的签名本，对其中的《萧三的诗》品评尤佳：“《萧三的诗》，系苏俄国家联合出版社远东分部出版发行，1934年4月伯力出版，封面图案红黑绿三色，配以远东地图，加上扉页题字：‘元任先生：永佶自俄寄赠四，二十七，一九三四。’这里的‘元任’究竟是谁，似已不甚重要，可留后人去‘猜想’。它为唐弢钤印收藏，为大型史料编著《中国现代文学总目录》《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所未见，可为国内孤本，弥足珍贵了。”（见《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线》序。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由此再次印证唐弢签名本的重要价值了。

唐弢只是一个靠出卖脑力劳动的文化人，除工资与稿费之外，无其他进项。要实现自己的收藏志向，只有节衣缩食，这又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明代有王世贞用一座山庄换取一部宋刻《两汉书》的故事。虽然后来王世贞处境困窘，身居茅屋，却依然念念不弃这部典籍。今有唐弢为了买书，一天只啃两个馒头，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苦寻。为一部书，可以倾囊中所有，从上海书商手中购得所价奇昂的《月界旅行》。正是这种对书的“痴迷”，才使得唐弢敢于抛弃一切。“正是这些书籍，他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滔骇浪的时刻。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见《晦庵书话·买书》一文，1980年10月，三联出版社。）由此，可以理解一点点唐弢对于书的那种酷爱。为什么唐弢能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痴迷执著地辛勤寻访？书是唐弢的生命。用生命换来的这些藏书，又怎么能不倍加珍惜呢？又怎么会轻易割舍呢?!

嗜书为命，是藏书人的“通病”。清人徐乾藏有一印“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则表达了他轻财重文的心志。而唐弢有一首很经典的诗：“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诉衷曲。”此诗表达了唐弢与古人相同的志趣。唐弢一生所追求的，绝不是黄金钱财，而是志向情趣，是与古人的情感交流。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人生的大境界，恰是王静安在《人间词话》所言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绝佳境界。

“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是老一代作家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唐弢一生无多嗜好，只爱藏书，将生活以外的工资、稿酬都用于藏书。他所追求不是优越的物质生活，而是精神生活的享受：有了书就有了一切；寻觅到一本好书，则会欣喜若狂。如果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没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数万册藏书的背后，有着唐弢50年的心血；看到这巍巍“书城”，怎能不为唐弢的执著所动容，怎能不对唐弢产生仰止之心！